



滚烫的寒冬

□ 李秀芹

杨老太的儿子入冬便喊母亲搬去楼房过冬，楼房地暖，室内温度28摄氏度，夜里睡觉都不用盖被子。杨老太不去，说那么热，岂不是少过了一个冬天。乡下老宅也集体供暖了，平房供暖效果虽然不如楼房，室内温度18摄氏度，这个温度和过去炭炉子取暖差不多，但正是杨老太喜欢的温度。杨老太北屋朝阳，白天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太阳透过门窗照射进来，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，别提多舒坦了。

只要太阳好，杨老太都把被褥抱到太阳下晒，让棉花吸足了阳光，晚上缩进被子里，闻着太阳味儿，裹着棉被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
去杨老太家串门，她将一床黄色带红色碎花的棉被递给我，让我盖腿上。我穿着棉裤棉袄布棉鞋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杨老太见我盖不上，板着脸说，盖上，盖上会更舒服，这是我专门缝制的搭腿被子。

盛情难却，我和杨老太一人搭身上一床小棉被，边聊天



边喝热茶，太阳进屋，棉被盖身上，又柔又暖，整个人像陷进棉花堆里，浑身都放松下来。

中午，杨老太留我吃火锅。她准备涮菜时，我回家取了自己做的丸子，还带了一瓶自酿的葡萄酒。待肉菜入锅，我给杨老太倒上一小盅葡萄酒，酒香和菜香还有火锅的热气，氤氲在身旁，还未开吃，肚子已经暖意荡漾。

杨老太呷了一口酒，感慨：这才像冬天嘛，穿着棉衣吃火锅

才能吃出火锅的味道；在我儿子家里，冬天当夏天过，室内温度那么高，老想吃点凉拌菜，本该属于冬天的美食一点也提不起兴趣，这个冬天肚子也跟着憋屈。

杨老太打开了话匣子：旧时冬天，物质匮乏，家里被子都不够用的，炕上铺个草席子，姊妹几个钻一个被窝，通腿儿取暖。深冬时，家家都吃烫菜，其实就是白水煮菜，白菜沸水里翻腾几下，酱油碟里蘸一蘸，边

吃边看墙上抱着鲤鱼的胖娃娃年画，盼着有一天能把鲤鱼从画上抠下来放锅里炖了。

或许基因里有了这些冬的记忆，到了冬天就想念一切滚烫的食物，刚出炉的烤红薯、一碗热粥、一锅热菜都足以慰藉寒冬和风雪夜归的家人。杨老太补充说，还有滚烫的情义。是呀，一到雪天，就想约几位老友一起煮茶话当年。

正因为严寒，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冬日的温暖，感谢每一次日出，感恩美好生活，感激邻里深情。

其实我也喜欢冬天，虽然寒冷却也过不够。冬天有冬天的风景，看一场雪落，观一扇冰花。冬天心闲，可细品一本书，慢煮一壶茶，用一天的时光煲一锅汤。

小时候我常在夏天渴望冬天，到了冬天便又思念夏天，如今越老越通透了，人得顺应四季，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风景和念想。这个冬天我希望慢慢走，好好过，心里有暖，处处有花开。

七律·抗疫

□ 杨涛

新冠疫情正肆虐，揪心时刻霎时临。千村万户有疾苦，阡陌衢衢少人音。泱泱华夏急行动，大医精诚心力尽。白衣披挂虎山行，妙手仁心佑万民。

与腊月相约

□ 聂顺荣

撕去一张张日历，走过一个个日子，我们带着惊喜和微笑与腊月相约在年关，年关的大雪总是不请自来，纷扬如我浓浓的思乡情愫，搅得我归心似箭夜不能寐。

腊月是忙碌的月份。虽然辛苦一点，但人们的心里是高兴的、美滋滋的；这样的忙碌，都是为过一个欢喜、团圆的春节，忙碌一点算什么。

腊月是多情的月份。打开腊月的扉页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，是一个喜气洋洋的世界。腊月让所有人踮起脚尖站在岁月的肩上涨望。远在乡下的父母张望远方的儿女平安归来，心中揣着365个日日夜夜的祈盼；都市的儿女夜间盛满发酵了365个日日夜夜的浓浓乡愁。

腊月是一碗香甜的腊八粥。一碗暖暖的腊八粥最让人温暖，熨帖心灵。红枣犹如红彤彤的灯笼，水灵灵的龙眼肉、胖乎乎的花生米、黄澄澄的葡萄干，还有那喜人的红豆、松仁、板栗……一碗香喷喷的腊八粥暖了数九寒天，那是原生态的幸福的味道。游子漂泊的心，唯有一碗暖心的粥可以慰藉。

腊月是一张春天的请柬。穿过腊月的走廊，尽头就是春天，写满生活的福祉，涂着春天的颜色，带着春日舒心的味道。打开这张请柬，就能听到春天的鸟鸣传来，就能嗅到春天的花香馥郁，就能看到小河弹唱着民谣一路向前……

腊月是一支悠扬的赞歌。这祝福赞美的歌，来自向往平安祥和的千家万户。腊月更是一道风景，喜看农家屋檐下黄澄澄的玉米棒，诱人的红辣椒……那是一道道朴实无华且色彩斑斓的风景，辉映着农家的腊月，亮丽着腊月的农家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想起小时过大年

□ 李忠厚

春节临近，我又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时候。

穿新衣

小时候，总盼着过年，吃好的，玩好的，父母还能给自己做一身新衣服。

我多么想有一身褂子三个口袋，裤子三个口袋的新衣服啊！褂子上口袋插钢笔，两个下口袋装糖果；裤子两个大口袋，还有一个“屁布袋”。

像往年一样，母亲找村里的裁缝做好了新衣服，拿回家来让我试穿。我忽地发现衣服

与往年的依然一样，全身还是四个口袋！我哭闹着不穿，母亲只好再找裁缝改。由于实在找不到口袋布，两个小口袋便做成了“假口袋”。

晚上睡觉前，母亲将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放在我的枕头边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在棉袄、棉裤外套上新衣服，与弟弟妹妹们一起高高兴兴地给村里的长辈去拜年。

这件有“假口袋”的褂子，后来还丢失过一支我心爱的钢笔呢，可纠结了！

放鞭炮

男孩子，过年总是盼望着放鞭炮。一只手拿着一根细长的竹竿，竹竿顶端挑有一挂鞭炮，另一只手捂紧耳朵。大人们跑去点燃鞭炮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烘托出过年时的喜庆气氛。

胆量大些的男孩子，敢放“大雷子”和“二踢脚”。“大雷子”一响，地动山摇，那气势曾令多少男孩子艳羡；“二踢脚”在空中炸开，许多女孩子也心花怒放。我胆小，这两种炮仗都不敢放，每次都是远远地看着、听着，却也心满意足。

从温瓶到暖气

□ 邵祺昌

不知道现在是气候真的变暖了，还是小时候的冬天太冷，反正那个时候是“冻冻凌尺半长”，滴水结冰终日不化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冬天，那个冷啊。那个时候没有穿秋衣秋裤的，也不兴被罩，都是“光腚”棉裤“光腚”袄，被窝也是棉花褥儿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脱下衣服往被窝里一伸腿，冰凉啊！直到用体温把被窝暖和过来才能入睡。

为了解决冬天睡觉被窝凉的问题，母亲就给我们用“汤婆”（也叫温瓶）暖被窝。汤婆是陶制的，有圆如坛形的，也有椭圆如龟形的，家庭条件好的还有锡制的。睡觉前，母亲烧一壶热水灌到汤婆里，拧紧盖好，放到我们的被窝里，从这头到那头来回走两遍，整个被窝

就热乎乎的了。当然，等到汤婆里的水凉了，就要把它从被窝里拿出来，否则就适得其反了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结婚了，有儿有女了，爱人也是用汤婆给孩子们暖被窝。后来用输液液的药瓶代替汤婆，用水少，散热快，是名副其实的“温瓶”，既节能又实用，感觉就是一项新的发明，太先进了。

当然，农村在冬天都会在屋里生个炉子，有的还可以睡暖炕，但是暖炕一般是老人、小孩睡，我们这些小伙子没资格睡的。结婚后，都是木床了，虽然屋里也有火炉，室温比着冷屋子高多了，但是没法解决被窝凉的问题。

上世纪90年代进城了，住楼房了，但是没有暖气，就托人给焊了一个铁炉子，安上铁烟

囱，烧蜂窝煤。屋里的温度有所提高，但是用输液瓶子暖被窝是少不了的。

2001年，我购置了现在住的楼房，有了暖气，室温维持在16摄氏度以上，感觉就像到了天堂，只是冬天的被窝还是有点儿凉。不过生活条件好了，贴身穿秋衣秋裤，再套上毛衣毛裤就可以过冬，没人穿“光腚”棉裤“光腚”袄了，穿睡衣或者秋衣秋裤睡觉，被窝也不觉凉了。

十八大以来，我的退休工资是年年涨，就把原来的暖气管道统统换了一遍，温度立马就上来了。记得当时达到了23摄氏度。这几年，基本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。我们老两个，不愿意室温太高了，感觉20摄氏度左右正好。进屋就脱去外套，出门再披上，室外室

内温差不大，不感冒，有利于健康。

前些年，老伴为了保健，买了保健床垫，冬天睡觉前充上十来分钟的电，被窝里暖烘烘的，舒服极了。

记得在用汤婆暖被窝的时代，总是有坏了汤婆或盖不严而漏水弄湿了被窝的；在用温瓶（输液瓶子）暖被窝的时代，也有瓶子贴着孩子身体而烫坏孩子腿脚或胳膊的，总之不安全的故事时有发生。直到住上了暖气房，不用汤婆或输液瓶子暖被窝了，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了。

现在盖的新楼，电、气、暖绝对没问题。以前的一些老楼房，通过政府和热力公司协调，统一施工，全都安装了暖气。老百姓用上了暖，更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。